

杜牧

竹居被塵

全唐文

卷七百五十三之七百五十五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目錄

杜牧六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第二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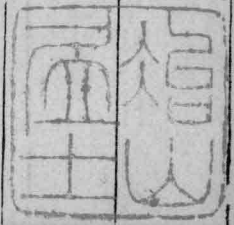
第三啟

上宰相求杭州啟

爲堂兄慥求澧州啟

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池州造刻漏記

宋州寧陵縣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杜牧 六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某啟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嘗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畱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權

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  
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  
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  
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  
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  
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畱後求利小臣校  
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  
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卽  
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顛世胄子孫二十

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傑逸賈  
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  
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巡官李  
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倉  
黃中言於羗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  
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甯某今  
辟爲吏顛謝曰荀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  
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因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  
之聰明俊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以來未聞有後進名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闕元未某有屋三十間而

第二啟

懇悃之至謹啟

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闈神驚汗流不勝憂恐  
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  
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  
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  
不得一郡以飽其衣其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  
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頭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



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敬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顓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

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  
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  
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  
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  
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  
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  
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  
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  
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卽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

可同歸遂如潯陽四月二日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顓  
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  
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  
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固曰歸  
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  
蘄某與顓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卻歸京師明年七月出  
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眼狀庾云同州有  
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卽石之姑子所得  
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某嘗病內障愈于周

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辭致周至斲  
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  
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  
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  
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通  
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爲久安之  
計冀其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顛一相見別  
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  
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

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母宏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  
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  
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  
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  
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  
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  
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  
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  
見顛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

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不照兄弟  
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  
於衣食卽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頃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  
迫上干尊重伏料仁者必爲憫愍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  
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  
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  
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  
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如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年  
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寔在羣

眾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以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眾矣况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啟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候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五十三  
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啟

第三啟

某啟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啟干黷  
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  
私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  
不復西歸遂爲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援  
庇借歲供衣月給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  
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乏氣勢食  
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



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風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  
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  
欲其安活而無嘆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

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  
仁旨不敢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爲廢置在某  
更受一官已榮遇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  
者累得來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况於某  
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  
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

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二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  
身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  
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希殊造  
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謹啟

上宰相求杭州啟

某啟某於京中惟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愷罷  
三原縣令閒居京城弟顛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  
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  
某微官以爲糒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

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  
自去年八月特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  
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微已滿素志自  
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  
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縵作  
由袍其于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  
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  
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以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  
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知子必欲以次第又用子今復求

金定全居文 卷之三十三  
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相  
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杭州戶十萬稅錢  
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  
郎有名望而老於爲政者而爲之某官爲外郎是官位未  
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爲政無所取也今  
若

求非唯超顯兼活家私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  
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  
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於樹  
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

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悽悽丹懇不  
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啟

為堂兄慥求澧州啟

某啟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獎拔卻忝班行實以聶聞稍難  
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孤外  
甥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念  
不啻百口脫粟蒿藿  
才及一食伏蒙仁恩頻賜顧  
援拯授以涪陽活於

闔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  
主蔚為元勳恩隨風翔  
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及罔不得宜伏

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  
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啟

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  
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  
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  
死嘗授我生平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  
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卽閱理篋帙忽  
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

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  
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  
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由來亦少解我意  
某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  
絕出於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  
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  
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  
因不敢復辭勉爲賀序終甚慙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  
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

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  
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  
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邱壠  
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  
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  
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  
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  
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



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擲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

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  
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  
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  
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  
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  
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於孔子夫  
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

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  
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麓暴異人  
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  
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  
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  
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  
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

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  
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  
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諱  
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千里係戮將相  
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  
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  
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  
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  
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

繁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  
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  
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  
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  
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  
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爲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  
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  
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

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  
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  
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  
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  
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  
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諉國也非大君子其孰  
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

金定全居文 卷七百五十三  
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  
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  
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  
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  
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  
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  
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



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  
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聖  
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  
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  
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卽主一家骨肉  
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  
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  
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  
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畱睦七十日

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

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  
爲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  
欺奪邨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  
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  
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  
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日月積  
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  
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  
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

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  
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  
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疎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  
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不奇瓌怪爲  
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至衰弱  
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  
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  
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  
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

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  
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畱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  
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畱一寺僧准  
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  
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  
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  
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  
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  
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接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

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  
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  
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  
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  
數月人隨化之三牋于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鐸錮敗侵  
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善子  
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  
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

一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  
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  
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  
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  
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  
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跡覩南亭千萬狀  
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不  
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於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爲  
刺史吏廳事大歷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  
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元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  
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  
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  
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

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  
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  
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卽此地也徵者俗訛爲  
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  
他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  
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蔬果之饒固  
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  
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卽畿郊也至  
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慶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

上下戶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  
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  
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  
官多盤冗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  
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  
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  
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  
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

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  
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  
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  
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  
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  
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  
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漸江淮深

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爲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卽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爲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

如始至日簡約寬泰明白清淨恕惜軍吏禮愛賓客舉止  
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  
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  
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  
侍稱爲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謬爲  
相國奇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爲廳壁記某再謝不  
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爲監軍使廳壁記宜也某慙  
惶而書時太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拜於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眾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崔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元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陴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

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  
貴爾無憂也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真源  
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  
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  
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  
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目錄

杜牧七

戰論 并序

守論 并序

論相

塞廢井文

三子言性辨

題荀文若傳後

罪言

原十六衛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自撰墓銘

休休

婢翁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

杜牧

七

戰論 并序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  
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  
峇薛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

不能排闥於是盡剝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  
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  
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  
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  
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  
鈍弊車馬利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  
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  
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

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  
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  
日再賜一月累封或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  
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乎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  
刺邦而去回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  
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  
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

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  
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  
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  
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  
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  
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  
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

非偶言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  
兵自守反修大厯貞元故事而行始息之政是使逆輩益  
橫終倡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舍宏混貸煦育逆  
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厯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  
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  
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



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頽  
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  
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  
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  
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  
氣不萌此大厯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  
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厯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  
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

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  
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凡杖  
扶之逆息虜允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  
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  
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  
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囂欲相效者往  
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夫  
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久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厯  
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  
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  
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  
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  
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閒隋文自篡至滅凡三  
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  
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  
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閒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  
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  
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  
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  
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昌

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死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

大人身有瘡不醫卽死木有瘡久不封卽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  
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  
夫七情中愛者怒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  
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卽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  
知其五者焉旣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  
至於愛怒曾不須與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  
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  
懼於法也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  
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

不得卽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以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眾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  
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  
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  
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  
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  
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  
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  
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五十四  
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靈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墀父  
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  
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  
蒼生請命乎教盜穴牆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  
不爲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  
兵祖於山東允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

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衍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蔽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

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  
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  
始於上谷成於鄯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  
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  
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  
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  
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  
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  
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

潼關若涉無以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  
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  
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  
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  
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漸衣一  
肉不畋不樂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  
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

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  
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  
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  
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  
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  
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  
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  
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

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  
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  
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  
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  
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  
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  
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  
燕趙常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障壘相

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城臯不數日間故  
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  
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  
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  
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存魏明白  
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  
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  
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



嘗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  
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  
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  
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俗又豈可與決一  
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  
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  
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

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厯今未始替削然自今  
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  
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之  
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  
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  
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  
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  
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

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襍禡耒一時治武騎劍  
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  
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雅亦不可使爲亂  
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  
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  
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  
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  
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  
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

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  
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  
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熈然根萌燼  
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  
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  
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  
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  
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嚮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  
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賞所能也絕

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  
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  
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  
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  
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  
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  
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  
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

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師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天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

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  
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  
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  
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  
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  
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  
國者以筍脯麩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  
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  
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  
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  
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  
辭是揚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  
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  
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  
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  
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日觀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

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覈于衆上丹之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克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

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  
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敘漢宣帝中興名臣言  
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  
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  
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  
周封了 公鄭公會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  
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  
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  
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

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  
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  
史中丞章服金紫帛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  
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  
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  
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  
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卽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  
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  
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  
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  
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  
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  
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  
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  
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  
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  
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

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  
營廩名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  
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隄五尺長十二里隄成  
明年江與隄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  
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覩  
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  
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  
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政典三年國人尚謗  
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

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  
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  
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  
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  
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餽如撫  
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  
如詩翬羽錮以長隄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  
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

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  
勉於爲治

白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  
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  
制策登科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  
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  
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  
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  
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  
書舍人牧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  
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  
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  
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  
也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  
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

來言炊將熟甌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  
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  
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  
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  
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  
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  
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  
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梔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禹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  
克厥終安于爾宮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五目錄

杜牧八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  
并序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

周公墓誌銘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并序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

誌銘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林郊人

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五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五

杜牧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需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

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  
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  
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  
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卽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  
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  
士憐之置之門外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  
襪捽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  
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  
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首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



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於座前  
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  
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  
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  
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  
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  
喪來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  
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

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田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善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駕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

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於卞  
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巖生與輶善亦不知其鄉甲  
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  
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 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宏以德行  
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  
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

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  
 博士贈太尉諱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  
 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  
 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  
 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才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  
 劉於樊鄉訪公曰願得一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  
 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  
 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

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  
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  
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  
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  
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吉  
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爵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  
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  
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

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其奏曰善賜章服  
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  
韓宏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  
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齎宏書  
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宏公武繼  
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宏大臣父子併死稚孫  
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  
宏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  
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

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卽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元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篔簹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卽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埴甃城凡五年乃

就明年文宗卽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  
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宏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  
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  
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  
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  
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  
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  
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羗三千人燒十  
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



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  
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  
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况天子以誠  
信見責於夷狄且有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  
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志夏五月  
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  
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

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  
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  
曰精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  
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強皆  
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卽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  
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  
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  
太傅留守東都劉禎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

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  
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  
不留之致禎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  
宰相時事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  
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遷河南  
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禎破報至公出  
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  
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無一事今天子

卽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  
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於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  
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  
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  
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  
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鈇劓使之摧  
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  
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  
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

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  
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  
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  
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  
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顙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  
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  
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  
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宰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

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藁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雅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

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燭明曠以  
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  
魏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畧孰爲忌畏潛去南海不校  
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

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  
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

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炁在陳爲  
車騎將軍炁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  
爲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  
四州地請命授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  
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憚汝州  
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頽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  
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  
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  
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



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未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百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事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

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卽位以疾辭出  
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  
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旣  
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  
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  
數百人斲撥根脈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  
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  
教約公鞭背降爲下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

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一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卽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鑄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

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眾所不知者而書之此  
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剽所部財貨承事貴  
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  
原取汴梁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  
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  
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  
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  
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遁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  
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

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訃至  
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  
朋友公於爲官事發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  
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息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  
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  
饒崇入校書次日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  
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三日歸葬先塋  
河南府河陽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金定全唐文 卷之五十五 三  
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  
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  
以公爲倚遠蹊隙竅去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評指三屏  
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  
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  
辨之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  
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

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  
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滙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  
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美已告  
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  
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  
之公諱温字宏育韋氏自殷周秦漢邱明馬遷班固輩爭  
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賈出世家富貴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巖鄭谷口不能爲比  
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

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  
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  
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  
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  
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  
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  
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  
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



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  
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謨號上獻公獨再疏曰  
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凍死豈  
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  
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  
德行超出者以警懼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  
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  
具道先常侍遺誠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乃命掌書  
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

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匹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太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

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  
侍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  
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楨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  
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爲吏部侍  
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  
州觀察使賦多口眾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  
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  
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羣眾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  
卿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

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  
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  
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  
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  
兄弟鑄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  
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  
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  
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  
西李氏贊善大夫愆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確前

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以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方元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爲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

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  
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  
乎帝曰誰爲者談峻進卽以貞公言帝卽日起貞公爲陳  
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  
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  
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  
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雪十二人寃尚書以上下考  
奏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

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  
史府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竟  
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  
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  
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  
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常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  
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  
滑沈浮者凡七千戶哀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

涉爲衢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  
十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  
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  
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  
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  
早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實慨慷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已屈指計  
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罷池廉使韋公溫  
館於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於宣城客舍年四十三



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  
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震雅州別駕贈右僕射  
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  
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  
何遽天顏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於景業兮杳欲何語嗚呼  
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羣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渙思

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攸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遊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爲顓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僭侵遊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辭公事晏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

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牧以補  
闕爲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  
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牧具  
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  
由戶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牧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  
師人事離濶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  
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牧自池轉  
睦歙州相去直東西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  
急於束縛黠夷宄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牧曰邢

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閒日何爲曰  
時飲酒高歌極歡牧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以  
不用繫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彘肉  
日再食牧凡三致專書曰木草言是肉能閉血脈弱筋骨  
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  
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  
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  
盡蓋壯末期病病末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生至洛幸矣  
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

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  
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  
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瀾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戶部員  
外郎判度支案代劉禎爲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  
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  
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  
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西漢字爲太尉子綏爲  
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元孫禹因居河  
間禹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

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官祿唐麟臺  
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級氏丞  
至和君卽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  
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懌温郎壽  
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某里某原葬有月  
日其孤立使者哭告於柩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才能温良  
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能窮  
知賢賢者多天不肖壽考誰爲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

付之以命曰如命何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  
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  
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  
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卽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  
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  
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  
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

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卑進士不  
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  
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  
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謹  
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  
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卽日造  
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  
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  
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



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  
州盈川令父蒼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  
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邱以是與爾及期而  
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  
卽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  
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元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  
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羨  
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  
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鬪諍不決不

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嘗  
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  
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  
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  
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  
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  
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  
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又崔  
壽宋邢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

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  
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  
諫議卽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  
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  
宏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  
某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  
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  
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

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  
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

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  
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  
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  
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  
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闕下獻

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歧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餽爲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甌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

二凶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

儒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已開成二年

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

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

名曰內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

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

有赤脈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腳內障生日

腳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艮事聞

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

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  
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署兒始五  
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源鄉少陵西南  
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  
別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  
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然乎  
其有裁受乎偶然卽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  
呼勝之今旣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銓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  
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公以  
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  
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上別業岐  
公外殿內輔凡四十年貴富繁大兒孫二十餘人晨昏起  
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  
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  
泗水上烈日笠首自斲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



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  
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  
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  
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農  
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邱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一爲

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大曰冕艱難中定冊立  
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  
君爲堂伯祖父皇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公榮陽  
鄭某女生四男君爲首生朗州爲塾屋河西令道朗二州  
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  
度使爭論大聲於庭府間前如無人然未嘗以仗責治家  
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  
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廩騾爲塾屋時役之  
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寢染仁父

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饑寒餘二十年未嘗出一言以  
愠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經畧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  
疾歸大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牧  
娶裴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